

田  
間  
文  
集

田間文集卷第七

議

目觀時弊既擬上二書駁言取士任人之道其  
諸管見不能悉載之書者復爲策議十道以盡  
所欲言當衰亂之秋不欲爲一切苟且之計雖  
語多迂闊要期平實可行故實言之不敢文也

鄉約議

古先王之設教立政皆由鄉始其在成周比閭族黨之  
長皆以命官主之比長秩下士閭胥秩中士其職卽今  
保長之事也族師秩上士黨正秩下大夫正歲屬民讀  
邦法書其德行道藝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其職卽今鄉  
約之事也漢時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  
置以爲三老掌導鄉里助成風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

致復勿繇戍職綦重矣是故壺關三老可以爲太子言  
免東郡三老可以爲郡守奏治狀其時上之重之如此  
自唐宋以來比閭族黨俱失其職統謂之鄉役與里長  
保正同爲執役於官之人至國朝乃設立鄉約所擇有  
身家德行者爲之令以大誥及六諭教民始未嘗不慎  
重而後漸陵夷也至於今有司之誅求胥吏之需索訟  
獄之干連笞箠比較鄉約一切與保長共之而講約徒  
以爲名也於是稍有身家者百計避免其應役者惟是  
奸詐之徒慣熟衙前事體逢迎貪猾魚肉鄉愚毋怪乎  
官吏之困賤之也夫以其應役之人如彼而上之人復

賤之如此而猶能司教導之事以助興治理乎今欲行鄉約之法宜如古重其任而慎選其人以為職也不以為役也雖周漢之秩祿不可遽復要當廁之士人之列於有司前得以悉意指陳使為鄉里所敬畏然後可以施教而約束之也員不空多几十保中設一鄉約所所有正十保長皆屬焉其約正則令郡縣教官於諸生中察其真正德行端方公平正直為通鄉素所推服年五十以上志罷科舉者申詳督學給以劄付開列應行事務為之職掌有司相見待以屬禮量給官田若干畝為其俸楮各保月派二人為之役使歲時聚民講約而兼

舉善察惡之任至於約副約贊約監約史各係中舉堪任者以充專司教誡之事他不與聞而監史之選尤重其能勝任無過者約正推舉爲吏各係中有善足紀者惡當懲者體訪得實史卽爲之登記每遇講約畢令十係長各行糾舉互相質證有失實者罰不聽者歲終并以聞官其舉者孝弟也力田也子弟之端方俊秀堪入社學也民人之篤行狷介者可以爲掾吏也其糾者不孝不弟也邪術也賭博也健訟也游手也每歲終以糾舉之得失多寡爲約正之考成若其視爲故事混俗隨流漫無糾舉卽行申上革退其有不公不法要索鄉里

魏革追糧并保舉教官一體坐罪責任既重賞罰兼行如是約正既得其人復得克盡其職則成周鄉黨教民之法其猶有萬一存乎

保甲議

今之言弭盜者莫如行保甲之法然而其法難行何也以保長難得其人又其役至困賤少有身家者皆避不肯爲也周制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受閭有胥皆有祿秩以士爲之職也非役也漢時有亭長胥夫掌聽訟獄收賦稅游徼掌巡禁求盜亦有祿秩進身至於卿相若張敞鮑宣之徒皆不恥爲之凡

皆後世所爲保長之任也至唐有里坊正村正之名宋  
有耆長保正副乃執役於官催徵錢糧勾攝公事往往  
破家蕩產號爲鄉之重役無復成周比閭保受之遺義  
矣國朝略仿宋制而徵催勾攝之事不與然而有司無  
名之苛派胥吏無厭之需索盜發則保長受責盜獲則  
保長候審俟盜斃而後已鄉鄰有訟干連質證月朔唱  
名點集蓋有終歲守候城邑而未一日寧家者此人方  
救刑僇之不服而暇爲比閭聯屬守望以盡弭盜之職  
哉今欲行保甲則必有司優待保長不許胥吏陵虐而  
擇有身家者才力者充之夫葦爾小邑所轄不止百餘

係且每年一更安得有如許有才力者而爲之長乎愚按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宋王安石變法十家一係係有長猶周之比長也今所爲甲長是也五十家一大係大係長猶周之閭胥今所爲係長是也又以十大係爲都擇爲衆係所推服者爲都係正安石固不足法而於係長之上更設係正使係長有所統屬則其事易以集而固亦可以少紓且鄉域旣寬係長之員無幾卽求有身家才力之人亦易得也今空略彷彿其義以十甲統於一係長十係長統於一係正爲係正者自須才力勝任亦須稍有名器爲有司所不得刑辱胥吏所不敢陵



虐者然後可以克盡其職。立於武生中令教官擇其習部伍饒藝勇素號公直年四十以上者上於督學免其歲考給劄付開列職掌有司優以禮貌給官田一如約正例鄉里公事與約正相輔而行凡有司有所徵調符下係正係正徧行各係如期而集失期則申請發差差役不得無故下係也胥吏之虐係也或取一而徵百或此免而彼徵輸而不收奸弊百出惟賄是視係正固可以面陳其弊也如是則係長之害稍輕有身家者始肯就役而付以其暇從係正講察奸弭盜之術矣管子之作內政而寄軍令也曰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

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什卽  
甲也伍卽係也今令十家互結重連坐之法其有爲九  
家不肯共結者係正卽時驅出仔外有自別係遷來佃  
耕或遠來傭食者查其本係何係牒問彼處係正果有  
來歷以何事出係素無過犯方許容留所行十家牌詳  
載丁口或有出門者幾日得回或有遠戚到家來人大  
小若干一一報聞係長轉聞係正係正時出不意到門  
照牌查點或多或少係長不行覺察皆以違法申究於  
是相險隘以設防守置更樓以司眺望勤教閱以練鄉  
勇習射獵以明部位既有成緒有司親驗試而行賞罰

焉係正三歲考績能者請於軍門量授職銜使益竟其  
功不能者免不法者督學被革治罪而係長有能勝任  
無過者亦許推舉爲吏久其役與在官者一體參考如  
約所監史例旣假之以事權復隨之以利害法在必行  
人知自衛則奸盜無所容卽有竊發者亦易獲矣抑愚  
又有議焉編十家爲一甲寧有餘於十無不足於十也  
今寬鄉僅足十家而狹鄉人戶稀少不及數家其徵調  
與寬鄉等甲長循環充役不得耕種民益逃戶益少而  
甲長益困且一保中大姓子弟與勢家奴僕借口家門  
優免皆超然免於戶役之外其爲甲戶當甲長者皆單

門佃人而已合無查子弟非在優免例者悉應輸充不  
則輸助役錢以貼保長而奴僕則品官士庶宐限有定  
數籍其名於官聽服私役餘悉編入甲戶一體差徭亦  
得以少息窮民之肩也且凡投身勢家爲奴僕者類皆  
不軌之徒挂名藏身陰行不法盜賊竊發皆此輩爲之  
囊橐保甲長悉不敢問倘先清此輩根株以窮亦弭盜  
之第一務也如是則戶口衆戶役均係甲法亦易以行  
而盜賊稀少矣

社學議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大夫七十而

致仕老其鄉里爲之師春令民畢出在野冬舉入於邑  
春將出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以教之耕其入  
也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以教之學故曰出而負耒  
入而橫經大田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言耕者無  
非士也所謂塾者施教之地卽學也謂之家塾合一鄉  
以爲言所以別於官也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使知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使知朝  
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然則所謂小  
學大學者皆鄉學而鄉學卽家塾也及至後世以庠序  
爲鄉學其家塾則私家各自設館以課其子弟貧家不

能延師子弟雖有俊異者往往廢學而家塾所課不過章句帖括毋論禮樂無聞卽所謂書算律令亦罕有解習者矣原其父兄本意祇是苟且於時俗之學希僥倖以取功名未嘗思有用於國家也國初設有社學以教民者猶存鄉學之遺義而後遂陵夷焉今亦頗有行之者一免園老生聚七八童子朝夕訓誥所習仍是章句帖括之學問以小學大學之事其師茫如也愚謂欲興社學必復古鄉學之教必求明習古學者以爲師斥罷章句帖括使學者判童穉之歲月從容博習俟學成而後使爲世俗之學立於十保之中近約所之地設爲社

學可容十數人量給官田以爲社師廩餼而督學特場  
考取社師教官擇諸生德行端方素通古學年四十以  
上願試社師者列名另試任於孝經小學儀禮試以一  
論并問律令書算大義能者給社師劄飯以官田免其  
歲考許其鄉試諸生貧而自好未有不思爲此者則必  
勉力習古學以求得當矣約正察其鄉子弟十二以上  
十八以下儀狀端正資質秀敏居家孝謹語言誠實曾  
讀過四書者舉於官送入社學教以孝經小學儀禮律  
令書算暇則習射既熟乃命通經行文通計在學六年  
方許就試有司先試以所習學業次及經藝其不能通

經行文者約正推舉爲吏若學業未成或不及期而試  
父兄與社師同以違令罪之督學祇取社師係結不用  
廩生凡勢家子弟不由社學教習非社師係結者槩不  
許入試社學旣設或勢家子弟膏粱宴安有未能與貧  
人同起處者卽貧人相去甚遠有未易往還僕僮者許  
其授書自習於家朔望到學憑師掣籤挑誦再令默錄  
數段滿則考其音韻不誤錄則察其點畫不謬貧甚者  
約正量請給米膳之社師六年考成視其教成之多寡  
而行賞罰焉夫然則諸生皆以社師爲美職而爭學其  
事子弟必由社學以進取而別無他途功令盡一趨向



同風則士爭爲有用之學卽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亦陰寓於其中矣

舉孝弟力田議

古之取士者先德行而後材藝德行莫大於孝弟故卷阿之詩曰有孝有德則以孝爲德之本也至漢時有孝弟力田之舉文帝詔曰孝弟天下之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闕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墜於上聞也終漢之世郡國薦舉人才皆以孝廉與

賢良方正竝稱二科而無方田之名蓋以方田者惟魯  
無文不可以入仕故惟以孝廉應詔然而賢良方正至  
則令對策以驗其所學而孝廉無對策之事蓋取其德  
行而非資其論議且真能孝廉者方歎然自媿於此舉  
寧肯敷陳其說以表著其行誼乎至東漢左雄請令舉  
至者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而坐謬舉者罪於是牧  
守畏法莫敢輕舉亦因當時濫竽特甚往往不考實行  
惟事干求故假試法以葢革之然而失設科卒指矣東  
晉初凡孝秀皆令試經至者莫敢應命多辭以疾唐太  
宗於詣州所舉孝廉賜坐問以政事太子問以曾參說

孝經竝不能荅宋太祖於禮部貢院閱諸道所解孝弟  
力田多至數百人詔問不稱悉令隸兵號告求免詔勅  
官司濫舉之罪由是觀之豈惟力田者不勝仕宦所謂  
孝弟者大抵皆固陋下士不能以文藝進身者故實緣  
州郡以應詔舉本欲求拔萃之士而反得下劣之流毋  
怪乎行之輒廢罷也然則孝弟之舉遂不可復乎愚以  
爲必宜兼力田而後所舉者足信也夫敦風俗莫如尊  
孝弟重務本莫如崇力田二者皆治理之大要然以此  
名設科取士則力田者皆純樸之子而孝弟皆奸詐之  
徒矣各之所在舉世奔趨或賄賂以得之或詐僞以圖

之大抵然也。今誠詔鄉舉孝弟不由力田者不得舉。雖單門素族目不識丁終歲勤動但有實行可紀爲鄉里所共知者卽行舉聞。至於士族賢者自有薦舉之典不必由此科出身使人知孝弟之美。力田者皆可官又使人知力田之勤。必孝弟乃得舉則風俗益以惇本務益以重矣。往成周時士疑不分所謂力田者皆髦士也舉力田孝弟卽舉孝弟之士也。後時士農判然士之不能耕猶農之不能仕也。吾欲任之必度其事之所習性之所近而後足以副吾舉之之意。則莫如先授以司農蕃職之銜使治農田水利倉場之事俟有成績卽授正

員以至於列卿又何靳焉彼更歷既久智慧日增左右親交必多文學之人朝夕講究如今之行伍起家而致身大將者何嘗識字往往通達事體卒爲各臣季路所云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哉

舉吏議

今天下政事之弊民生之困其壞於有司者十之三壞於吏書者十之七有司非有吏書爲之腹心亦不能壞京師根本之地四方津要之司皆此輩盤據其中執其要領當事拱手惟所提弄其有營謀干求者必先之吏而後之官吏不先則下不能遂所求而上亦不能獲所

欲有賢者痛懲其弊思有以汰之則百務叢脞惑多  
端遂至一切顛仆不行不得已而復用之用之其弊益  
甚雖以朝廷之清明百執事之勤敏而此輩弊不能除  
天下何由而治也夫此輩豈盡不肖哉蓋由上之資格  
有以限之使爭出於不肖也今之所謂吏古之所爲掾  
也今之所爲書古之所爲史也皆以刀筆進身故統謂  
吏西漢之時以文學與吏術兩途取人未嘗偏有輕重  
一時吏治赫然稱爲極盛而賢者往往亦出其中如丙  
吉龔勝尹翁歸之流皆以吏起家吏豈必遜於儒也故  
當時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以爲惡則

更與儒未有大分至東漢始別流品然亦未嘗廢試吏之途士人未遇無所知名雖郡吏亦屑爲之以致身通顯自是之後雖有品秩漸爲卑冗而唐劉晏爲度支使凡勾檢出納雖至纖細必委之士類吏但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謂士陷賊賄則終身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審晏此語固知吏之非生而貪污者由上之資格有以致之使然也今欲去吏之弊則莫如重吏清其途而不限其所進夫漢吏之所以得入者鄉里有推舉之科朝廷有試吏之典今之爲吏者皆不知其所自來但以賄

得之至於要途羶缺占以爲窩有同金穴上下承接其  
直多至數千金有數人共一窩者非買窩不能進身其  
所以謀進者謀作弊也其號爲老吏能奔走海內士大  
夫爲世俗所豔羨者善作弊也一善作弊之吏大則薄  
視卿尹小則鄙斥守令權之所在故也權者非他弊而  
已朝廷雖限之以位而此輩竊有其權不爭位而爭權  
亡怪其專以作弊爲職也愚以爲宜盡革從前賄進買  
窩之例而悉由鄉舉其德行才藝亦旣推擇於鄉里矣  
乃郡設一官專司課試察舉之任而統之以臬司其試  
於律法算術文移外能文者試以孝經小學儀禮大義



一條有勇藝者試騎射合式然後補吏視其等第分充郡邑各曹又每歲一試優者籍其名上諸臬司凡地方各衙門吏缺須移文臬司轉行各郡取用三歲則各衙門察舉其在官優者於臬司合試之而取其最者咨送都察院以憑分補在京大小各職司吏謂之貢吏有戀窩不就貢者懲革在京專設御史一員以司檢察察廉爲首能次之而重懲其貪廉能者滿三載以貢吏名色同士流一體選用遷陞餘授雜職而罷三考之例凡不由鄉舉吏者雖卑秩不得冒濫如是則郡國之吏爭自勉以期貢而吏於京府者亦爭濯磨以望入清流也或

曰舊吏一日不革則其弊一日不除一人猶存則其黨  
線索不絕芟務募劇新補者無由授受安所從墮乎愚  
謂除現在舞文積蠹不赦外餘者分別懲革其稍能守  
法無大過者悉與雜職一官盡刻其高俟新舊交代凡  
當代典例前後原委須爲新補者細與講明視其既習  
足以治事然後有官者給憑到任有罪者量減一等若  
一事欺誤追而治之夫彼所委曲難盡者弊端也若夫  
吏事則貢自郡國者已久習之亦豈難速達乎國初擢  
吏有至九卿祭酒御史者猶漢法也今遵行祖制而略  
倣漢代舉吏試吏之法既以除吏之弊而復足以收吏

之用則亦何惡而不爲乎

練鄉勇議

保甲之法旣行所以緝奸慝防盜賊以衛地方則鄉勇不可不練也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用鄉軌連里之法以治其民而陰行部署以整其軍旅大略卽依周制而稍變之以從民便使民相安而使鄰國不覺不數年教令旣成一出而爲霸於天下卽今保甲之法猶其遺義也宋時王安石行保甲法有保長大保長都保長之相攝有十家五十家十大保之相維農隙則令肄習武備有司期日於夏便村坊比試分等免役亦未嘗不做管

子內政而變通以行之也民人嗟怨海內駭然此非其  
法實然行之者使然也且其意本欲練習鄉民以備征  
戢民以上之將盡籍我爲兵也毋怪其不樂從矣司馬  
公條其爲民害者非一謂其不俟農隙每時五日一教  
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係長以泥棚除草爲  
名日聚於教場得賂則縱去不則留之使收穫耕種之  
時盡廢且其所籍之兵太多教練之法太繁若使之備  
盜賊衛鄉里何用如此之多若以之當大敵猶驅羊而  
戰狼也則當時法之行之不善槩可見矣夫以立法之  
意旣爲民所懼行法之弊又重爲民害毋怪乎後之指

爲虐政而論治者以保甲爲戒也若如愚議則官不勞民不擾民自爲民而卽民是兵官不教練而民自願練則惟各保正之得其人也夫鄉民之欲習拳勇技藝以防身者不獨狡僮者好之卽椎魯者亦好之矣不獨子弟願爲之卽父兄亦不禁其爲之矣吾所設之保正既足以爲教師又與保丁時時親習無有勞分之太殊毋農隙無事聚壯有力者而教以已藝不費一錢未有不樂從者也相距甚近演習自便無所爲煩擾也其初槩教以藥弩火器爲防守之具再教以雜藝以冬月收穫已畢春正月東作未興此兩時合十保行田獵之禮每

田三日爲期先一日比試擇其能者以從次日聚衆操演分爲隊伍各立之長辨以旗幟節以金鼓教以進退坐作之方一切以軍法部署之選者有罰演習既熟次日始田圃所以爲名也管子內政其軍令使鄰國不覺今之係甲其軍法亦使民不覺而已田畢各取所獲合酒爲樂人未有樂之而不益習者也習成請有司下保而試量行賞罰能者給以鄉勇名目免其雜役尤能者給以民壯名目籍其名於保正然後合試現在隸卒一以其法不能者盡革而取新籍者充補保正時時教習則鄉勇與衆有司每歲校試則民壯日增而又益加練

焉如神機衛教習青湖之法多方以鼓勵之無事輪班  
入直有警召集守城給以工食又何取客兵防守糜餉  
哉先朝王文成破寧濠未嘗調募只用各縣機兵而帥  
以郡縣有司遂以成功夫機兵非卽民壯乎同在善用  
之亦在久練之耳然則鄉勇之練不惟足以衛鄉亦足  
以守城練之既久使人有利無患將人自習戰家自習  
守鄉城所在皆精兵矣又何必以兵名也

官田議

古者公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者皆分田賦祿未有  
用其身而不給其食者也後世田不屬官而稅盡輸國

故一切俸祿皆取給於國遇國家有故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於是減俸以給國用而有省扣之例至於今省扣滿矣而官吏貪益甚說者謂上無以養廉毋怪其虐取於下賄賂成風雖嚴刑懲之不能禁也夫欲施嚴刑必先制厚祿國課不足以供祿其必廣置祿田乎夫祿田猶之乎爲官田也官田自宋賈似道行之虐徧東南然其說始於太宗時何承矩營田之議承矩既有成效矣至道間陳靖復上募民墾田之法廟議舉行公私便益卒爲庸人所沮而止賈似道括買官田以給國用以致東南失國者非官田之弊買官田之弊也承矩所言不



過順安軍一帶因曠土興水利以開稻田漢魏故事可  
遵也陳靖所言近畿之地民逃田荒寬租稅募遊惰以  
誘之耕墾略倣古井田制也非有買民田以爲官田者  
買之自官其與奪之於民者無以異矣其害載諸宋史  
固非一端若今之堪爲官田者所在而有正不必買但  
在上之人虛心以詳究之用之得人而行之得法弊亦  
何自而生乎大約中原田多而農寡其法在於集耕衆  
東南農多而田寡其法在於清閒田中原經賊亂以來  
逃亡死喪不知凡幾膏腴沃壤盡化榛蕪官誠召號之  
使復其業而免其稅而終不至者盡收其田入官不知

幾千萬頃矣於是分爲營田祿田二項營田給諸將以  
兵耕而供軍餉祿田專設官吏理之募民墾耕以賦官  
祿若應募者少則如古法徙罪人以往而益嚴游手賭  
博之禁犯者必徙毋赦夫賭博者盜賊之根源而頑民  
之首惡也究其所至罪在必誅徙而之農固屬寬政今  
者此輩十室而九倘法在必行則耕者不勝其衆矣至  
於處置得宜約束有方則在官吏之得人給牛種營屋  
室授田器又在當事之善爲區畫耳東南土狹人衆田  
有主而耕有佃而勤農受田往往不足於耕則田之荒  
者少矣然而逋稅積久計所有不足以償逋而逃亡者

有之或田多賦重頻遭荒歉追比莫償久困刑獄累及  
家族甘心送人而無人受者比比而是倘官收其田而  
悉蠲其逋猶更生之也若夫江涯海澨常有沙渚突生  
廣袤數里居然沃野豪家賄通有司占爲良田久不起  
科欺隱之罪縱不追論倘盡行清理以充官田豈爲虐  
乎國初凡腹內衛所有閒地分軍立屯歲久軍情有屯  
田之名而實無其事管屯者未嘗一巡阡陌往往平曠  
沃壤盡歸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經歲賠榷而不知屯  
田之所在者今按籍清查爲屯軍所棄而爲朝廷所收  
不亦可乎至於閩越之間僧田不應差徭者亡慮數十

萬畝號爲常住田所以供十方參學之家也僧衆旣散  
常住久毀香火僧據其田以爲子孫之資或爲豪民計  
奪或輕鬻與鄰右其歷來簿籍皆可按比里冊皆可稽  
也夫參學之徒分衛托盜本是佛制常住何取有田而  
況不爲常住乎收爲官田誰曰不空由是推之則東南  
官田亦自不乏特在清理之人公平寬靜毋刻核毋煩  
擾不半年愚知所入之田足以供所賦之祿必有餘矣  
諸如此類田不必定在一區亦不限以多寡隨其田之  
所在別爲祿田以本處約正保正司之俾召民佃或卽  
見耕者留之照舊額減十之二而耕者爭赴矣有司一

勿預惟設一勸農吏擇鄉舉勤幹忠實習農事者爲之  
專司檢察其勤者雖厚獲必量蠲之以示勸惰者雖折  
收必盡征之以示懲而耕者益力矣近田鄉保置倉廩  
以儲之收畢吏與會計登簿上諸縣縣總計之以上諸  
郡郡又總計之以上諸藩司而聽藩司賦祿焉有贏餘  
者存爲常平倉本嚴敕有司不許那移別用自勸農吏  
以外不許胥吏一人干涉違者重罪之如此通行似亦  
無害於民而有利於國而凡有職役者皆有祿然後可  
以責其廉而禁其貪也

常平倉議

愚嘗讀甫田之詩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  
我農人自古有年鄭康成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貸取食  
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豐年之法  
如此宋謝枋得曰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  
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者耳言歲有荒而民無荒  
也觀其求章云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  
夫之慶夫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在官者業已分田賦  
祿則此倉箱者皆爲農夫以備春秋補助之用雖無年  
猶有年也寧不足慶乎然在當時謂之補助明是有出  
而無入未嘗責其償也鄭氏賒貸取息之說疎矣左傳

稱齊陳氏施舍已責家墊貸而公量收之以收人心則  
春秋時業有賒貸而取贏之事後世言利之臣遂專以  
此注取息於民以資國用而民乃大困青苗錢之害所  
由來也漢唐以來聞有發倉廩以賑荒者矣未聞有春  
補而秋助者周時兵民不分未有無事坐食之兵後世  
兵民既分兵餼於官凡此倉廩大半皆軍儲也而有出  
無人補助寧可繼乎至若賑恤之政所及無幾每遇凶  
饑有司不肖者不以上聞既聞之矣比及報可文移往  
復動需時月民之轉死溝壑久矣而且監臨胥吏相與  
侵漁少有露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鄉村老

弱豈能匍伏數百里以就乞輸合之米哉三代之後莫善於耿壽昌常平倉法也無損於上而有益於下饑年百姓陰受其濟而不必有賑卹之名其法祖於魏之李悝李悝之言曰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謹視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糶三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發中熟之所斂大饑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漢宣帝時歲屢豐穀大賤壽昌乃本其義奏請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



貴時減價而糶常平倉所由名也然至東漢明帝時纔百餘年劉般極言常平之弊由豪右因緣爲姦而小民不得其平隋文帝時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當社共立義倉隨其所得貯之委社司檢校收積饑歲出此穀賑給唐目爲社倉畝稅二升商賈無田者分爲九等戶出粟白五石至五斗爲差隋唐之制官無糶本使民自輸積隋猶勸民爲之唐則以爲功令而猶假以給他費是於常稅外又增一稅矣便民云乎哉宋神宗嘗發諸路封楮以爲常平倉本王安石變常平倉本爲青苗錢制給斂出息之法司馬光力言其害言常平之法公私兩

利此三代之良法也而後至於弊者因州縣缺常平糶本遇豐歲無錢收糶亦有官吏厭糶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糶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實價信憑牙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收成之時農人情需速糶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糶不得盡入蓄積之家比糶既盈方始添價中糶入官是以農糶只得賤價官糶常用貴價又有官吏欲趁時收糶縣申州州申各司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此乃法由人壞非法之不善也司馬公之說較劉般詳矣而金華社倉記云王氏青苗立法之意未嘗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

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  
士君子是以終不能行故朱子於其鄉建立社倉請本  
鄉士居朝奉郎某某任收放其法簡易大便于民可遵  
行也愚觀今日欲救百姓之困莫急於復常平而復常  
平之法使無弊者有三議焉其一察本地富實鄉紳素  
為鄉民信服者有司以名申於上敦請委任召集約保  
隨其鄉田地之廣狹人戶之多寡公同量給糶本若干  
登記在冊增糶減糶一依時價為準糶足糶盡皆以報  
紳其中委曲收放紳任其事官不與聞歲終會計出入  
贏蝕之數籍諸官胥吏不得闕預經費不得挪移如是

則糴本可常存也其一倣隋當社立倉之法於鄉而不於城約係酌其糴糶之近便而人煙輳集者爲之不但一倉亦不必在一處也其一則因以行補助之政穀價旣平人不乏食當春耕時不許假貸蓋倉粟必須久儲以防夏季之踊貴也至於禾苗盈野青黃未接時有空乏之憂則又如朱子法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遇少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不數年倉粟五倍於前以後不復收息止每石收耗米三升粟倍之夫貴糶賤糶減增不過一二分之間卽有損折此亦足以補之矣此在約係能信其人之不負察其田之足償

斯不至虧糴也而愚又謂義倉亦可相輔以行愚所謂  
義倉非若隋之勸民立社而爲官賑飢也非若唐之計  
畝輸倉而後假他費也當豐稔之年勸諭富戶各自置  
倉鄉保驗實一如常平之法貴繼賤糴聽自出納官吏  
不問亦不借以賑飢但取其能平穀價而已其貸農取  
息亦憑約保如常平例計各倉出入多寡報聞有司有  
司分別旌獎在彼人無所損而有義名亦足勸也說者  
以國用空虛糴本不貲何從取辦愚觀漢世有入粟授  
爵以貲爲郎之令國初亦有納粟入監之例暫一行之  
事罷卽已官取章服以榮其身上惟優免以異於民不

混清流仕進之途未爲不可又觀唐宋每有興作經費  
不足有司每請度牒告身以濟工費夫告身名器而賤  
用之有以高品告身易一醉而不得者誠可笑也本朝  
士大夫誥命須考滿甫給或有現任守令期屆考滿而  
父母老病恐有不逮先期請給樂輸常平以速榮其親  
一以助國施一以慰孝思也不亦可乎自佛入中國游  
惰奸宄盡逃於僧令天下僧尼幾百餘萬戶口爲之倍  
少誠宜一切禁止唐宋及國制皆須給牒方許剃頭故  
度牒可以利用今則人自剃頭千僧未有一牒也倘嚴  
嚴僧綱司備行查勘凡無牒者除五十以上年老有道

者量免此外槩令納價給牒不納者悉令爲民當差至  
於婦女出家爲尼尤傷風俗不論老少皆須有牒輸價  
倍僧以困之使自遠歸反俗此後凡僧尼有不請牒而  
私自剃度者本人及師皆以重罪罪之此固國家政化  
之所關非欲借此搜括以濟國用然國用之濟莫有大  
於此者矣夫以此輩不耕而食逃避差徭爲四民之蠹  
久矣以絕無脩行坐受吾民之供養出其纖毫爲救濟  
吾民之良法準以因果之說亦兩利也

權酷議

愚按征權之政三代未嘗有也至漢世欲崇本抑末惡

商賈之不事作苦而擅天下之厚利於是爲關市之征以重困之而取所入以助國計而後以征權遂爲歷代之經制矣宋太祖建隆元年詔所在關使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又詔賜商稅則例於關門毋得擅改更有增損及朔收者累朝因之守爲家法高宗南渡猶慮津會稅網太密減并一百三十餘處然其間貪吏竝緣苛取百出或私立稅場擅用稽查措置濫置專欄收檢虛市空舟一切有稅遇士大夫行李搜囊發篋日以興販小民墟集之場專易瑣細器物指爲漏稅輒加以罪權務所在爭指爲大小法場



則是朝廷設關本有常額苛暴之政皆由關使亦非關使自爲之也爲之吏卒者導官爲之其計日役其法日密其貪日甚其虐日深以官爲名而大半肥已故其弊遂至此極也然則今日之弊可勝舉乎國初止有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今增者幾矣以宋高之庸猶慮稅網太密輒行減并今反日求其增豈上意哉且增者徒有利於官而無益於國總而計之或反虧國課也夫商賈操奇贏以取利四方心計豈在官吏之下關太密則必有逃稅之地與逃稅之法豈無重費然必有倍減於過關者而後爲之此胥吏與商賈通同

所爲而官不知也於是關愈密稅愈重而船愈少課愈虧課虧則官所獲薄而益肆其貪而吏胥益飽亦何苦爲之哉往時征船者不征商而船之鈔皆出於商增船鈔卽以增商稅也設關旣密商寧堪此數增哉且如征船之法亡論船有載無載朝下夕上見船卽輸滿料人雖至恐寧肯駕空船而輸滿載之稅所以過關輒經歲不返關上之商又以無船久滯下候載而上候船約計兩年纔得一年之稅名爲增而實減也夫船取其上下之速商取其往來之多使日日過船通商雖日計爲減而歲計之則增也倘遵依祖制量裁新設而統計近年

以來所收船鈔商稅亦依宋祖灑派各關開載商稅則  
例顯示關前曉諭商人務足傳課關雖廢而課不虧彼  
商人稅雖稍增而少幾處關門之守候需索費正相等  
則樂輸恐後矣至於吏胥之積弊非得至廉之關使以  
身率先則陋規必不能革弊端必不能清也而今循資  
出使者視爲金穴方下計圖之而望其處脂膏而不潤  
寧有人哉合無取現在行取之知縣候考選在京者且  
與差遣滿一年弊政清而國課足免其考試卽授臺省  
彼清華在望寧肯以有限之貨賂而易其無窮之功名  
哉至於鹽鐵始於管子之治齊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

唐雖非王政而歷代行之國計以賴今鹽茶稅如故而酒酤獨免愚以爲酒之有害於天下大矣上之荒淫失國下之喪身破產風俗之敗壞盜賊之羣聚皆由於酒故周官有萍氏掌幾酒謹酒幾者掌其酤賣謹者節其所用除祭祀賓客養老三者外不得用酒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猶周法也漢文帝卽位賜民酺五日則五日外有禁可知古帝王所以禁酒者淡知酒之害也若賈誼所云酒醪以糜流殺有害於農民此猶其大略也然則酒之有禁自古有然至於後世無禁而惟之

權之則必禁私釀而飲之者少矣寓禁於權而國家因以收利是征科中之有益於國而無損於民者也至唐朱立法酤利多與鹽等德宗憲宗皆官自置店酤酒收利以助軍需並置權麴朱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酒務以釀縣鎮鄉閭許民釀而定其歲課民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處以極刑以下論罪有差法甚嚴矣故宋時酒課之厚殆過於鹽初猶藏之州縣已而入爲上供而歲有增添至爲七色酒錢然官自釀酒酤事至猥瑣至於糟釀之細皆以使者提舉殊傷國體固不如依行鹽之法召商給引使之

分地置賣而官坐收其利也夫民之私釀無從禁也惜有禁麴而民私自造麴其爲法也到處不同而皆可以釀今惟先嚴私造麴藥之禁官頒麴式每郡置一廷務計麴若干得酒若干酒分上中下三色分別定課每一引以麴計酒計酒輸課商人以錢藩司給引赴所分州郡麴務照引發麴聽其分散鄉鎮置店轉酤專設巡捕緝察如捕私鹽之法麴禁嚴則酤利專而國課日增行之既久可以收唐宋權酤之利而不貽官店賣酒之議也今當事不言興利則已如欲興之則權酤之法亦濟國用之一端乎

錢鈔議

自太公立九府圉法錢鑄錢爲幣以利民用萬世遵之  
後世或廢而用穀與帛奸僞百出民情不便復議用錢  
然歷朝每更鑄錢行之未久輒廢則由輕重之不得其  
宜也夫錢重則難用錢輕則盜鑄者衆而私錢多私錢  
多則官錢滯而不行齊高帝時孔覲上書言人所以盜  
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  
務欲令輕而數多不詳慮其患也白漢鑄五銖錢至宋  
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  
得貨之宜也是故國家鑄錢惟令錢重費工則盜鑄者

息矣何則盜鑄之罪大而所獲之利微也是則錢法之壞非盜鑄者能壞之也由司鑄者以錢重則少而利薄乃輕之以取多蓋先自壞之而盜者因而壞之也夫其輕以取多由銅之難得也則莫如禁銅禁銅之說賈誼言之早矣唐劉秩尤詳焉秩謂錢鑄而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之貴由采用者衆矣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禁之銅無所用而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裕矣且銅不布下盜亦無因而鑄也今誠詔各路州郡悉收銅器入官而如其直酬之凡民間器用以錫代銅而設銅捕之令以私鑄之罪罪贓銅以首



私鑄之賞賞首截銅不半年而銅盡歸於上矣銅既廢收則照萬曆錢每文重一錢輪郭肉好磨鑿盡工定以一緡重若干用錢者數而稱之又如隋文帝付錢樣於四路關口勘樣相似然後許行不合者壞以爲銅州縣奪俸如是則錢法一私錢不禁而自止矣愚又聞廟議方講求行鈔之法四方惶惑然知其必不能行也夫鈔本諸唐宋以來之錢引所以收錢者錢無母也鈔信子也馬端臨曰古者俗樸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廢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

商賈之厚薄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取錢而非以券引  
爲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  
會子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然吾觀交子會子  
猶今之會票彼此俱有現錢遠難齊致以交會互通之  
納錢於此而取錢於彼耳若後之鈔則不必有錢以交  
會而直用交會以爲錢夫鈔止方寸腐敗之楮加以工  
墨命百則百命千則千而欲愚民以爲之寶衣食皆取  
資焉惟其能上行者也蓋必官司喜於收受民心不疑  
自可轉易流通增長價例然楮久則敗於是限年爲界  
界滿則易謂之稱提迫後稱提益急舊界未滿新鈔已

頒商賈所藏一旦廢棄無用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大困而有司又以出鈔爲利入鈔爲諱鈔不上行徒以愚民而已此鈔法之所由壞也然吾觀宋元以及國初鈔雖屢滯而猶能設法以行至於今雖嚴刑峻法萬萬不能行者亡他則以往代不用白金而今專以爲幣也夫鈔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輕齎可到故商賈雖知楮無用而便之今銀旣足寶而復可輕齎以之代楮不更便乎永樂間因鈔法不通禁用金銀交易犯者準奸惡論蓋不禁銀則不能行鈔而銀終不能禁則鈔亦終不行矣夫白金古

不經見漢武帝始造白金以爲中幣民弗寶用而罷宋  
時發帑銀散各軍州以易錢河東轉運使歐陽修請減  
免一半景德間救各關每銀一兩納稅錢四十文當時  
不以白金使用可知迄國朝嘉靖末年錢法大壞止勿  
鑄錢公費惟用白銀銀之寶用纔百餘年卽禁之寧不  
可乎縱不可禁當立法定制每錢一千直銀一兩鈔一  
貫直錢一千而銀以五十兩爲錠三者相權而行零用  
則錢整用則鈔滿五十兩始用銀錢多折鈔鈔多折銀  
而碎銀以代錢鈔之用者罪之有司徵收民糧亦以是  
爲則至於關權本名鈔關祖制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

十之七未有徵銀之例於各關專設一鈔務以俟商至用銀買鈔輸官銀鈔循環亦朝三暮四之術但務在鈔之轉易不窮而商人交納亦免吏胥之爭銀色較錙銖固所便也鹽課亦然如此則鈔庶可行乎愚故曰錢法惟在禁銅鈔法惟在禁銀崇銅人以爲迂談禁銀則世以爲怪論然不如此恐終不能行也

時方議行鈔故及之

田間文集卷第八

說

義士說

士君子不幸丁改革之際君亡與亡其大義也則有爲之說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若君旣死社稷矣而死者寥寥則又曰立於朝者死可也在野之臣不仕而已誰非臣乎而盡責之死乎夫不能死而且臣於異姓者固當別論矣至於不死亦不仕苟全性命此一庸懦人耳無足道者而有一介之士身未膺一命之榮驚聞國變有賊寇來以死者矣有從容絕粒以死者矣有棄其

妻子枯槁巖穴或逃諸方外飢困流離以死者矣是亦不可以已矣乎嗚呼是皆聞伯夷之風而興者也所謂義士也伯夷本孤竹世子既已讓國居然匹夫矣且避紂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其不善紂也甚矣迨武王伐紂伯夷於師前叩馬而諫其志本以求死也左右欲兵之回夷志也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於是不得死乃餓於首陽之下而死焉其與死於兵何以異哉太公特不欲周有殺義士之名耳夫伯夷既已千古矣後之守義者如漢之薛方蔣詡東漢之管寧晉之陶潛之類亦惟心伯夷之心固不必爲伯夷之所爲也卽以孔子

論之亦不爲伯夷之所爲也於何知之於孔子之稱微  
箕知之孔子稱伯夷求仁而曰殷有三仁夫伯夷與比  
干皆以死成仁同稱可也若微子白馬賓王固已爲周  
之臣矣卽箕子釋囚而授洪範來朝而歌麥秀豈伯夷  
之所忍聞哉而皆以爲仁不惟無異於比干并無慙於  
伯夷也則孔子之所謂仁者本其心後人之所爲義者  
論其迹也薛方居家教授郭欽蔣詡歸鄉里臥不出戶  
管寧終身稱漢處士陶潛紀年惟書甲子豈務名哉益  
於心有不得不然者夫不得不然之心卽仁也以之著  
於倫紀則義也後之希伯夷者亦惟寧與潛等庶幾近



之乎而世有慕子房之義者夫子房以絕人之智勇竭  
五世相韓之貲力僅奮博浪之一椎誤中副車幾且不  
免況其他乎古今來於宗國覆亡之後而以義兵重復  
者惟夏遺臣靡而已若劉裕雖滅桓玄復晉室而卒以  
自爲不足術也其舉事敗者比比而是宋文丞相百折  
不回其最著者也至於漢翟義之討王莽唐徐敬業之  
討武曌皆世受國恩義不容己雖覆宗湛族固所不惜  
然皆公卿世家勢位富厚之士自度其氣力足以一戰  
非草莽一介之士所能爲也今以烏合爲衆以盜賊爲  
魁軍無現貲皆仰諸富室之輸助不給則掠斂之事起

矣以義始以不義終見敵則鳥獸散株連宗戚遺毒鄉里至使村市爲墟身死妻子爲僇固其所矣無一分之益而有萬分之害徒足以絕故國之思而堅從新之志以是爲義不如其已也夫士固有士之義也士之義聞伯夷之風而死者吾猶以爲過之若子房之事何其不自審也雖然吾亦爲爲士者論也

義帝說

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猶言借也蓋指齊桓之尊周室晉文之納天子皆借是以令諸侯而服天下也自三代以後取天下者皆竊用其術未有初無所假而

天下一旦心服而從之者也。若夫湯未伐桀，會諸侯於景山，爰有景亳之命。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蓋湯武功德於未舉事之先，諸侯推戴久矣。天命人心，方且辭之而不可得，而又何假焉？自非湯武其能然乎？而陳勝者，因亡秦之暴虐，人心之思亂，揭竿而起，不能求立六國，後以號召天下，纔得數郡，遽自稱王，以是勝遺諸將略地，所至亦各自稱王，由其無其主於上，彼此等夷，不相臣服，故各爲所欲爲耳。勝王不數月而敗，其勢然也。項梁立懷王，孫心爲義帝，以係人望，可謂審於大勢者矣。而義帝能收梁軍，拔宋義爲上將，位

籍上其人亦非凡才遣諸將入關約先入關者王之秦  
既破亡項籍使請命於帝曰如約居然淚汗不反籍雖  
終負約然當時不能不請命者誠以諸將之心隱然凜  
一其主不請命則無以服諸將之心使籍能始終翼戴  
假之以約束諸將卽漢高誰能爭者而籍不知此無用  
之爲有用也乃以私憤廢而弑之反使漢高因之以爲  
羽罪使三軍竊素爲之發喪凡項氏所假之虛名轉爲  
漢有而天下諸侯之心轉爲漢收是此虛名者漢高於  
其死後猶得假之以濟事也雖楚漢成敗不盡由此然  
其取天下之勢之順逆固有然矣春陵兵起奉璽公以

爲名光武因之以收河北劉福通奉韓林兒爲宋主明太祖因之以定江東雖終不奉而始事之初則固必假之以號召天下之人心也至於篡逆之臣假其王之爵賞刑威牢籠士大夫以潛移其國祚如王莽楊堅之流則又齊桓晉文之罪人矣且如唐河北藩鎮子孫相傳數十年其土地不歸版圖其百姓不知有天子久矣然且旌節必請諸天子而後足以服其下不則卽有弑奪之禍何則上下相制者名耳上出令而輕假人以名者亂之媒也下舉事而不假請上以爲名者亡之道也名之不假一切可以自爲效尤而起又何忌焉是故古今

之亂臣未有如李希烈之愚妄者也其地去畿輔不遠希烈受命於朝廷乃自擬諸河北合從諸藩遠自稱帝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亡矣夫藩鎮本皆好亂之人初希烈與之約結未有不欣然聽從者迨既稱帝而諸鎮心變矣向者皆與國也希烈稱帝而向爲與國者應自稱臣彼固以爲同是叛臣豈有舍累葉天子不臣而臣叛臣者哉其不心服而敗乃成者勢必然矣而希烈者方自以爲得諸侯之助王室孤弱帝自我稱誰能禁之是不惟不講於桓文之道亦未知所以爲篡逆之謀也愚已甚矣然則後有欲爲希烈之所爲者踵是覆轍其

愚不更甚乎

余不遠字說

聖人讀易至坤復之交歎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漢  
喜陽之復也然復之繫辭曰七日來復至繫初九之爻  
詞則曰不遠復此復初之九卽剝上之九也歷坤之六  
陰至於此而一陽始見以數數之得七謂其爲陽也故  
稱日焉曰七日來復幸之也今夫一日無陽則天地幾  
乎息矣而需之七日乎夫七日無陽猶世界之七日無  
君人之七日不汗而尚有世界與人哉初九之不遠何  
以稱焉且夫剝之上惟九也故曰碩果不食至於坤而

純六無九則所爲碩果者食矣乃於復而再生乎夫人之死而復生必有未嘗死者也死則不生矣木之枯而復榮必有未嘗枯者也枯則不榮矣吾嘗默察坤復之理而知剝之陽未嘗絕於坤也蓋一陽不勝其摧折造物者惜之故而護之密於是乎腹於坤焉使之澆根固藏以至於復而始見故坤者十月之卦也而十月爲陽月義可識矣鋪賦余生名復字子遠余爲改字不遠生之言曰復之不遠吾旣已知之矣而吾以爲猶遠也蓋欲剛之反者切也是生祇知陽之見於復而不知陽之腹於坤也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



處萬物未生時言一陽之初動未嘗言初生也若必至子半而陽始生則子半以前陽氣既盡生機之絕久矣復於何有由是言之則坤之後有復卽求其不遠者尚不得而遠云乎哉以人事論之當祖龍肆虐之秋芒碭已有真人矣於煬帝窮奢之日太原已有王氣矣夫沛公與州將之晦迹於秦隋坤之事也及至受命爲漢唐之高祖復之事也不特此也呂氏擅漢平勃韜光武暨改唐梁公屈節當是時豈知平勃梁公之爲碩果哉然所以安劉反唐者卽在於不知其爲碩果之頃惟其藏身澁密故不爲陰邪所害亦天之有以默默保全之雖

欲害之亦不可得也猶之陽之危於剝而決不絕於坤也迨至復而始幸其來見已晚矣夫以復之陽自剝而來洵可爲遠若知夫坤猶陽也而果遠乎哉吾以不遠字生又何疑焉

與雲間張寄亭論李杜詩說

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終唐之世李與杜並尊至元白少加軒輊自宋以來學者亡慮皆以杜爲法而言李者寡矣在當時杜之氣往往爲李所奪其贈李諸詩或至不能成語則以李才非杜所可及而杜惟以學力勝之千載而下李遂不能與杜爭若夫文章之

光燄李得諸大生搖筆卽出正如明月之珠出海遠已  
照乘杜則經百鍊而得者也干將之劍精光愈久愈新  
任其沉埋其氣直上燭牛斗之間此其淺深遠近蓋有  
不可同日而論者然而兩公各有其長也李譏杜作詩  
太苦杜亦譏李曰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李之不細  
由其不能苦耳然吾觀杜之好苦吟而欲與李細論者  
皆在律詩其曰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蓋窮幽造險  
其必有極不易穩之句而忽得穩非今之但協律叶韻  
之爲穩也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蓋一句而有數折一  
字足當數轉中無不盡之義而外無可見之痕故律之

細古今惟子美獨也太白之詩特妙於古風絕句諸體律體非其所長其律有通篇不對似古詩者本是古詩而與律協人乃入之律詩中耳既非俳偶寧可以律名哉至於歌行之妙自可獨步千古起不知所以起結不知所以結轉不知所以轉意思不知所自來章法不知所自本一聽其才之所爲而已不與故其詩皆不經思索而得賀監謂之謫仙人是矣今試誦太白所作其人豈能苦於吟而肯細於律者哉宋以來言詩者皆尚律體故宜其以杜爲宗師也雲間張伯子爲律詩每一題輒數十首立就藻思奔赴愈出愈奇其縱筆直抒自

然合律直覺太白無法子美無才而吾終欲進之以苦吟也夫子美亦有一題而數首以至數十首者其所爲吟之苦律之細者固不在於是而在於其一首之中也子能以數十首之才思屈而就一首之律使數十首意無不盡吾知其吟不期苦而自苦矣雲間前輩詩亦多苦吟然琢鍊太過鋒銳俱盡有光無皦自謂至矣然子美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太白亦欲以驚人句搔首問天大抵驚人處卽是光燄所在然則苦吟之功固有在此不在彼者吟久當自知之

詩說贈魏丹石

詩也者文事中之最精者也凡文字中數百十言所不能盡者詩以一句盡之一句中常有數轉凡文字須數百十言轉者詩惟以一字轉故其事至難而其法甚巧自古昔所傳瓊典丘索大抵皆詩體也爲詩者有天事焉有人事焉若夫性情氣韻聲調之間皆天之爲也不可強也至於謀篇造句則人事之所由盡矣夫篇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起結開合變化無端頓挫抑揚自然節奏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皆不可以有意爲也惟造句則心欲細而功欲若是以詩貴於苦吟也苦吟無飽請事必求其真詞義必期其確而所爭祇在一

字之間此一字確矣而不典矣而不顯矣而不響  
皆非吾意之所許也於是慘澹經營索之久而不得而  
置之而此一字忽然現前乃真不可易矣然非讀書研  
理體物盡變者求此一字終不可得何則無其本也賈  
閔仙有云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杜少陵亦云賦詩  
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所謂安與穩者豈不在此一字乎  
求之甚難得之乃足快耳不然今之稱能詩者援筆輒  
就叶者其律押者其韻亦何有字之不安句之不穩而  
古人必求之如此其難哉魏子丹石好道而耽吟從事  
於詩者有年吾更欲勉而進之其在苦吟乎夫丹石之

詩亦既安而穩矣惟苦吟而後知安者有不安穩者終未穩也吟不苦則不能自見其弊亦不能自生其巧然吾之進丹石更有在於苦吟之先者則本之說矣丹石爲吾友青城猶子謬以余知詩出近稿就余求益余感其至誠輒恃通家之誼率意點定復作是說以貽之凡余生平學詩之少有得者盡諸此矣丹石亦信之乎

陳官儀詩說

吾學詩五十年矣其前此十餘年皆以才情氣調爲時所稱自後四十年身廢無事益專志於此見三唐近體詩之設辭造句洵是良工心苦乃知古人以詩成名未



有不由苦吟而得者也是故古人有十年始成一句或  
一生僅得一句句稱絕唱其工只在一字之間此一字  
無他奇恰好而已詩既成持以示人即人人皆如其意  
之所欲出所謂一字者現成在前然非讀書窮理求此  
一字終不可得蓋理不徹則語不能入情學不富則詞  
不能給意若是乎一字恰好之難也故吾四十年來矻  
矻於經史之學不倦者非以爲詩而詩亦因有資焉陳  
生官儀稱詩久矣才情氣調迥出特流吾嘗勉以苦吟  
覽其近作用意造語皆非率然而就但其意之欲然筆  
未能然惟無以給之也所爭一字耳既入情矣而詞或

不典典矣而義不朗朗矣而調不高慘澹經營雖以接天之才終不能不窘於此一字也官儀亦覺其苦亦知其故乎請更以吾說從事力學深思自有詩成恰好之一日也官儀從余問詩故屢以吾學告之

地獄說

寧都魏凝叔江右學儒者也謂佛氏地獄之說其旨不悖於聖人其言曰三代以上禮明刑平君相治於上百姓安於下故鬼神無所事賞罰及夫世衰刑賞不當人心鬱而不平有惡極罪重考終以死又或一死不足以償罪於是幽冥設地獄使備嘗其苦干請賄賂無所謀

孝子慈孫不能代以極其惡報而後已於是而生人不平之心始平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之以名也而卽有不顧名者方且謂不能流芳亦當遺臭則名之之說窮矣是故刑賞窮而作春秋筆削窮而說地獄魏子之說益感憤於世間刑賞之不平馴致小人之無忌憚至於此極不得已望諸地獄以紓此憤耳而世有執生殺之柄以制數千里之命而其所以示天下者舍法令不言亦引閻羅天子之威嚴以懼之而使爲善及約束羣吏亦誓之以鬼神果報之事其意甚厚然而失政體矣夫閻羅天子之威權不重於督府也狂狴之

拘囚鞭笞之狼藉刀鋸之斬截其慘痛不減於地獄也  
刑誅者現在必然之法也地獄者死後不可知之事也  
不懼之以現在必然之法而懼之以死後不可知之事  
其誰聽之民之犯法者但得緩數日之刑猶且悅之況  
緩之以至於身死之後後雖苦更有甚於死者固所甘  
也毋怪乎犯法者日益衆矣或曰然則佛言果報不足  
信歟夫春秋所記善惡之報歷然不爽易曰積善之家  
必冇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冇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祥作  
不善降之殃此非果報之最顯者耶聖人特言其人豈  
可據者而已不言其死後不可知者也固與佛言有異

佛生於西方彼國固不知有先王之禮樂法度其亂必  
有甚於中國者佛思有以教化之而無禮樂可循則因  
事說戒以止其惡於未可是故戒律者所以代中國之  
禮樂也思有以懲治之而法度不備則設爲因果地獄  
以昭其惡報使勿犯是故因果地獄所以代中國之法  
度也當其說戒之時必要之以誓言臨之以鬼神其不  
敢犯戒者畏鬼神也生而畏其威死而受其制因果地  
獄與戒律相爲表裏其與吾儒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  
神之說何以異哉佛言之非誑也若夫中國人心之邪  
妄則非戒律之所能制也戒律之條載諸王章者森然

犯者不赦而是蚩蚩者一不之避而肯避一無權勢者之空言乎現因現果猶不之信而信不可知之地獄乎佛教不足以治中國審矣莊子曰爲不善於顯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隱者鬼得而誅之以鬼誅補人誅之所不及使爲惡者一無所逃於幽明則地獄因果王者亦樂得之以輔其法令 明太祖謂之陰翊王綱大哉言也魏子之說則猶是莊子之旨也使爲惡無顧忌者逃於王法公論庶幾有萬分有一之後慮以恤其隱微也夫魏子固無誅惡之權者聊以是說紓其疾惡之志耳若夫有權而足以行法者人之畏之甚於鬼神何則

爲其現在能誅殺之也今以己之可畏之權讓諸鬼神則法爲虛設矣不畏之以法而畏之以報大畏民志固如是邪法不足畏則民趨地獄如市矣

孽子說

余攷古人於嫡子之外有爲庶子者有爲孽子者庶與孽要無分別同是側出之子也史稱齊王肥爲漢高帝外婦子蓋私通之婦所生也鼂錯謂之孽子而王齊七十餘城惠帝兄事之與行家人禮卽呂氏至如視之未嘗有異於諸王何則爲其親高帝之子也蘇武使匈奴持節海上不屈者二十年旣歸無嗣乃自陳發匈奴時

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使者以通國歸爲郎爲武後當時北海之胡婦其非單于所賜武所聘娶者明矣武以之爲婦不知以義合耶抑苟合耶而以其所生者爲其子惟武能自信之也武信其爲子漢庭安得不以爲武之子也左氏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賜之蘭旣而文公見之子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已生穆公名蘭其後鄭之公族惟穆公子孫極盛古人稱妾猶稱婢也曰賤妾則婢之下者也見御於君而慮後有子而不信非慮公之不信慮諸大夫諸子之不信也然惟文公信之而



其子卒有鄭國凶人無異詞焉晉阮咸自追姑婢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也謂之人種知乎已娠也而乎卒爲晉名士喪秀年十八有令望諸名士爭造之嫡母猶令其母進饌於客客皆起拜母曰微賤如此而諸君致敬應以小兒故耳此母殆亦鄭賤妾之流也卽其嫡不以秀之母爲喪氏母未嘗不以其母之子爲喪氏子以秀之父子之也古人如此類甚多而枚臯亦稱杖乘之孽子大抵母賤而無名位其所生卽孽子矣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正言其極危苦可念耳非有差等於諸臣子也今世固有無子而宗祀是懼或獨子軟弱而虎視眈

耽者衆嫡妻妒悍有妾不容或貧不能廣置於是有所私幸而生子者有嫁出之婢妾生子而心穢其爲已子者惟其父確然信以爲子則子之矣焉有父以爲子而門內之人不以爲其父之子者乎門內人賢者固慶其門之多一子也親愛有加焉不肖者或幸其無子而思有其所有或幸其子孤且弱而覬覦其所有其屬之疎者又從而搆闕其間冀鵠蚌之相爭以收漁人之利亦不仁甚矣其說不過謂其事涉可疑夫親父信之旁人何從而疑之又不過以其所出之賤耳聞有母以子貴者矣未聞子以母賤者也易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

其子傳曰鼎顛趾未悖也得妾以其子以從貴也蓋鼎之趾本在下顛而在上比之婢作夫人亦云悖矣然且以其子焉從子以貴雖顛不爲悖也所貴者子也寧問其母乎彼外婦之子何以王胡婦之子何以歸枚皐何以待詔穆公何以主鄭國裘秀阮孚何以稱名士也吾里有大姓子少孤鮮兄弟娶妻數年不育偶被酒有所幸而孕其婦懼白諸主母及主之大母期而產男也主母因養爲己子而嫁其婦子既長笑貌舉止不惟酷似其父并似其大父與曾大父而門內人初猶異議其內戚某古君子也力持之事以定而大姓少孤者亦遂僅

有此子以延其一綫則此公之功大矣吾故特爲是說以表之并以告夫世之思齟訖於孽子者

係遯說

癸丑秋在都門值合肥龔宗伯公病不能入直欲乞休有傳

拜公其家人及門下士力阻公去余爲說遯卦九三一爻公大喜志遂決因作是說以申

明爻義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當遯之時雖二陰浸長而九五當陽下應六二二雖陰類而中順自守未嘗顯與君子爲難則君子尚可有爲彖傳曰遯亨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而君子於此決言遯者蓋惟當此時而遯

是以亨也夫陰陽消長氣運爲之君子小人皆有不能自主之勢氣運相催人心以變其始也微有異同其後也判若水火哲者見於幾先昧者信諸事後事後而悔之無及矣是以遯之爻莫善於嘉當君臣無問之時見幾最早以禮而退至於醴酒不設穆生待禮衰而後去不謂嘉矣其次則爲九四之好遯李泌之於唐肅宗是也肅宗於泌可謂好之矣而泌竊有所見遂能絕之以決去勇哉爻詞謂君子吉小人否蓋言好而不能絕直小人耳過此而下則九三之係遯矣九三何係乎係於好也而究爲臣妾所繫夫三豈不知時之不可爲而好

之不足恃乎而無如臣妾之不肯令去也臣妾之不肯  
舍榮華而就閒冷固然無足怪又有門人賓客與臣妾  
同見者復爲不可去之說以惑其聽於是內揆諸理外  
牽於私二者交戰不能自決以至於疾傳曰係遜之厲  
有疾憊也此勢所必至矣說者曰九三之係爲世道人  
心係也三去則又一陰進而爲否矣故三所係甚重至  
於剝時尚賴有不食之碩果況未至此時乎夫陽氣不  
絕當其時自有爲之碩果者必嘉遜好遜其人也彼係  
者爲小人所重困方且求去之不能而能久留爲碩果  
哉正月之詩曰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

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方此以狀緊  
者之苦也詩言特者喻君子之獨也柩者動搖之而不  
拔其根也既不容其生又不迫其死外尊之爲典型內  
忌之如仇敵不能退不能遂蓋至是而始悔爲其所羈  
縻也亦已晚矣古人留其身不去以係世之安危卒致  
身與世同盡若漢末之爲望之更生東漢之爲陳蕃李  
膺者不可指屈其以係而收不食之效者一狄梁公耳  
然而瀕於死亡者數矣其不食天爲之也士君子當視  
陰陽之消長以爲進退然後身安而其所係者大也則  
豈可不明於易哉

持滿說

孔子觀欬器喟然而歎曰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問曰持滿有道乎子曰挹而損之夫挹損之事蓋在將滿之時挹之以不令其滿而非於既滿之後也書曰滿招損易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俟既滿而始求損焉則已難矣嘗觀宋儒邵雍於先天易卦圖以坎離爲陰陽之限離當寅而盡於卯中坎當申而盡於酉中謂卯酉爲陰陽之溢數也用數不過乎中故取寅申而不取卯酉蓋其學以得半爲中又不欲至乎已半而以將半爲中也凡草木之華見蓓蕾則以爲盛見大枝則



以爲衰憊憊然惟恐至於半也蓋半者滿之始也滿者虧之始也於半而慎之是以滿不終滿無滿則無虧斯持之最早者矣論語稱衛公子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也者未足而自以爲已足也夫學問之事未足而自以爲已足聖人之所惡也至於利祿貨賄則甚喜其足以爲不足而求足之則害之者至矣史傳所載保世亢宗者類皆貴而能謙富而能讓彼其事皆在既滿之後誠以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爲此者所以保其滿也非夫子所謂抱而損之之道也得其道者其惟文王乎詩曰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言天命旣集文王不受退守其舊以終身於侯服是文  
王之所受諸天者終其身未嘗滿也而文王之後卒有  
天下周頌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蓋至於成王猶受而不溢則文王持滿之效亦略可  
觀矣今士大夫鼎盛之家未有不由祖宗積累德行以  
致者也積之有數償之亦有數惟不盡其數以貽其子  
孫豈可當吾世而滿之乎卽吾能保之而數之旣滿後  
將無以望其復償矣而況滿者造物忌之人世惡之其  
地甚危而其心甚苦保之固未易言也欬器之歎惟不

令其滿而已不滿者邵子所謂得半而止也天之道也  
察天之道順人之情因陰陽之消息通晝夜之進退玩  
卦爻之往來文王作易之旨居然可見矣而區區明哲  
保身云爾哉